# 白榆集

# 白榆集卷之十

吳海屠隆緯真著

## 書五

### 與汪仲淹仲嘉書

仲淹仲嘉二先生大雅足下在昔雁行奮翅頡頏藝林爲千秋美譚者東阿子極應場應璩平原清河康樂惠連聲中金奏氣干星虹盛矣乃今世兄弟振操一栖兩雌在吳則有王氏二美在新都則有卿家伯仲僊才靈氣飄飄乎如子晉延壽共舉桐栢芽盈衷

固分治華陽文彩朗暎人代豔仰不穀結髮論交幾遍海內乃獨於卿家兄弟未有當也往歲龍使君入都不穀嘗奏記伯氏司馬尚未及通二仲足下未幾僕中謗者投劾而南六月抵西湖就水國芙蓉則聞賢兄弟且走虎林會不穀不穀蓋日夜望闕門紫氣久之履綦杳然乃東東而白榆使者至自大郭則伯氏實與龍使君移書招僕入白榆社始知仲淹方抱幽憂之疾曩日行李所以不果發坐此耳某越在東鄙蕞爾龍子小國悉索敝賦不足以當上國之十一

其何敢以與黃池之盟維是軒轅玉虛靈蹟名都夢寐久矣聞命之日即裹糧杖策蹋大雪渡西泠來不審仲淹先生病業有起色否僕雖無枚生七發足已卿疾脩然名理何必減叔寶平子能使仲淹神骨清泠體氣和暢或者更賢於七發也然聞仲淹實深於禪悅即所稱卧病安知非維摩居士示疾乎審如是有文殊所不敢前何況僕哉仲嘉無恙詹生來顧不得風霜隻字以爲長恨車馬冉冉近天都峰相見把臂作大笑先此布聞

報龍君善司理

不佞弟故自人外人往濫吹蘭省居恆有拄笏西山意四明山靈藉手伊人得早還初服幸矣幸矣足下青松心竟不改千里相招書辭忼慨始知皓首以爲期枉駕惠前綏古人語殆爲吾兩人設詹生充白於使者至四明食不下嚥鵠立庭中敦迫上道不佞遂發白嶽黃山之興冥寥遊且如於此矣第無謝眺驚人詩足酬賢使君高雅許遠游王詢輩娓娓名理差亦不乏弟方奉道清齋性又不善麴君無煩烹羊宰

中治平原十日飲止須多畜名香瀹佳茗以迓黃宅道人足矣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始客任城依賀監後寓當塗歸湯冰風流文采照暎千秋僕於青蓮無能爲役仁兄視當塗任城兩君不啻過之且也司馬公當今人文海岱僕此行非惟畢願白嶽黃山亦樂附兩君子青雲以此月十二日發官奴城旬日可抵大郭把臂入林矣詹奴還先此奉報聞足下方抱鼓盆之戚不佞且以南華諸篇奏之棐几一散君懷相見在即不盡願言

荅李惟寅

含香之署如僧含沉水一爐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雲水閒人獨畏騎欬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飈薄人吹沙滿面則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飈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塵沓堀堀紛輪僕自消搔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映宮樹下馬行聲道經御溝意興所到神遊僊山托咏之末身穿

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宰官也江南神皐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冰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忳憯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壒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然不鄒爾瞻以言事忤明士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芳甸條風駘宕南睇美人匈如結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伎倆哉第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爲人役淫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僕居長安貧日乞燕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歩兵之廚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

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日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婁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密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掩關塞兌當遂有所證悟不某被風塵驅入火宅車馬之勞筆札之役時時有之年逾四十而溷嬲不休精氣安得不銷亡所幸胸無機事七情差輕得

失熬煎不關靈府然文字一障沒溺深矣大道斷非江鮑徐庾所了流年石火思之沉痛舍光養神多言損慧自古賢聖咸務弢嘿惟南華先生縱橫恣肆排倒千古簸蕩三才言語之盛剖判以來無兩而先生終證大道不聞以高文雄辯洩其靈光何也豈其神氣內守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兒啼天籟也僕中無所得而日事洸洋自非南華耗損必矣乃今尚未見衰相現前覺精力較之少年時不減第恐漸耗漸零一朝而覺晚矣此魔能使人飛揚快爽去之爲最難先

生何以教之今天下之望盡歸于婁上四王先生桃李不言下自處蹊物不貴雞鶩而貴孔鸞也雖然願先生取白雲封戶無輕問短轅也不直則道不見請竟言之先生業謝人間事修心煉性作了道丈夫便應翛然長往一行出山追逐紅塵妨廢大事空擲流光前功盡棄故不應出此甚淺之乎談王先生者境風欲冥喧寂惟一大丈夫欛柄在手何避涉境涉境不迷是大自在事了不了皆可拂衣何必鑿坯而逃乃得爲是顧先生所處時勢有不可出者何則丈夫

進退欲其有據也先生與三先生閒居空谷寂照煌煌洞此久矣僕何必癡人說夢邪　主上注念荆翁深矣恐不可免道故有恰當者在不必安排大事因緣定不在九列三事世人之說曰上意不可違又云道自委蛇無妨秣馬僕無識妄意以爲皆遷就之語也都水軒轅子微希夷俱常蒙人主逼取之竟以揮手不聞云道故委蛇惟宋齊丘進則三公退則九華先生三公九華數數往來後世不聞人言九華先生賢于都水諸公也區區杞人之慮妄肆其胸臆雖四

先生深計之惶恐惶恐

與沈嘉則書

婆娑蘭省曹務總歸曹長了不相關白平明入署如坐僧舍焚香讀書亦甚清適出門騎馬風沙被面謁客投刺獨苦苛禮以筆札事人僅當鼓吹風雅之業其衰乎居長安貧甚生平無長物止有圖書數篋乃爲波臣所妬五紽之絲亦如之挈以鬻于市不售則及細君簪珥而細君又雅有桓氏之行縞衣練裙頭無金雀耳無明月生平亦無程鄭之交可以告貸胸

中五車不足當一囊吟成五字持向屠沽易斗粟幾笑而不荅彼無所用之京師士大夫近復習煩文多浮費其何能給而門前之客通不減時或甑中生魚而譚笑盈坐僕自通脫未嘗不以實告客有脫粟無酒則與客飯脫粟而已而名理不廢腰間僅有一銀帶適亦毀之以佐酒資爲令六載蕭然如此而市上人猶妄以胸臆見度乎饑寒僕所堪必不足動其靈者而內給妻孥外供賓客未免大費支分然自覺消搖之致絕不爲減蓋僕從此有悟非孟浪處此者萬

緣都輕百慮都剗獨有文字一障尚苦葛藤嘗以一
箋與田叔力欲然筆硯不能也先生老矣雕龍之辭
業已千秋雕布衣乎家有負郭反勝于余之有官者
淋漓彩筆浩蕩杖屨僕勸先生一朝盡舍之鳥去猿
來水窮雲起于此中儻得少趣此大丈夫結局之時
也而先生故是寥廓人當下立辦區區此言亦屬不
智矣數千里遠訊臨風悵馳惠而好我其無忘瑾華
之音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劒不能斬婆娑舍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修竹下王可調神御悉密繕潛修無端詩興撩人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役萬境即水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蹌而趣已在西泠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兔葆光長恐不及奈何虛使元神坐令雕耗明知其害莫能

剗除何也嘗細察病根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靈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哲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欲無言厥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于大洞青童揚葩于玉書太上抽玄于五千西池摛情于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誥高華深秀韻語尤工得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遊戲虛空土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

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即凡陋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能不濡首哉然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大塊終日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真竅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刳心以思役志以索思而不來竟惝怳而馳六合索之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車輪然推而跬步推而萬里推而鴻荒推而眉睫有不受傷者豈理哉

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留不
年而其身未免早謝坐此故爾嗟乎丈夫墮地有此
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驂鸞
駕鶴何乃空以其身爲蠹魚即三食神僊字何益矣
低回自度投袂而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
宿業人生之大魔也僕及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
火熱油微波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
嗟及乎而僕猶以此障雖重他嗜則寡得喪頗齊榮
枯不問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

矣僕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雕蟲小技障我本來而瑯琊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閉結政恐萬實生成時更吐華蕚將如之何夫瑯琊故文士安得不云爾一劍而斷立收奇功後可無慮今日不能自割從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以歸本根上苦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東阿昭明江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而夾敢上遮須下沉冥獄冥獄固墮惡緣遮須亦是鬼趣可哀也都

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則曰寧爲頑仙毋爲
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耻與東阿諸君伍旦暮借上
清之劍矣足下清眞人文章一緣與我同病劍借乎
未願共圖之

荅元美先生

某邇來默自校勘百慮漸灰七情荒澹獨有名障欲
根葛藤未斷所謂慾根恨不能遂絕若云火宅凡夫
靡然焦灼實所未然至於名根較爲更重言語文字
往往馳騖其間每成一篇急欲知音相賞飛揚爽快

不能抑止以爲好名邪則是本因一時得意快讀技癢似非爲名以爲不好名邪何故津津向人如狂如癡即此津津向人如狂如癡縱非爲名快意當前不能抑止不足語凝神定性之學明矣氣多揚而善浮思不沈而作哲以此不大受凋傷然必非了性命之道也若夫榮悴得失了不相關二六時中絕無計較亦無嗔恚居貧晏如眉頭日揚但恐住于逍遙必不自作煩惱此雖令大師以六通神智照之亦必以爲信然者所云名慾二根病染深重不能剗除害道障

心莫此爲甚每對人言未嘗不抱大痛不知何時向
先生言名根頓輕慾根尚重談何容易當是先生者
之誤邪不然某醉夢時作書爾敢自首實以正姦語
之罪大丈夫年逾六十官至九列文成四部名垂千
秋以騷雅登壇以大道結局于先生足矣業從火宅
而就清涼詎宜復捨清涼而就火宅果然高蹈遠引
風期如此大自快人世間兒女子識不足采也渠意
不過欲王先生作大官而豔其里閈爾書到即與孫
文融選部言之報云鳳洲先生鴻冥故自佳然一辭

輒允於朝廷六體覺未然須其再疏而遂則朝廷與此公斯爲兩得報書甫至少選而孫君遂有毋夫人之變矣自臺省敢諫四三君子相繼斥逐之後此中時事又一更易把人之慮方深纓紲不被于體高翔寥廓徜徉人外其樂可言承來教懇至道義之愛鐫在五衷矣

答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塡委誠有如先生所諭然雕蟲之辭某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

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勑斷取筆研焚之示不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其今在此中貧遂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荆婦頗有桓氏賢行無簪珥可脫某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肖之眉頭未嘗一日不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即病亦魔事

爾瑯邪先生辭九耶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荅敬美

澹圃主人無恙實修實證比復何如某無所知識竊意以爲塵境亦有解脫靈境亦有束縛性地澄空萬緣起滅總屬浮漚如其不然即一猿一鶴一花一木亦足爲障也長公先生亦既棄去九列第先生尚恐不免蠅逐蛾赴營營求進而一退不前王先生鴻冥鳳舉翔于寥廓而弋者未已故是芝草瑤花以物外

見寶亦知雲臥難安清緣難享也霞島煙隱以大石塞戶封之以白雲雖有爾天之網豈能羅幽人于九萬之上哉孫文融由選部轉奉常之三日然後爲先生投所寄入行明日而孫君有母氏之變矣某之任直推分不妄通貴人此可槩見使者來不得先生一字私心頗怪之萬里相念無忘瑾華

答開之

不佞比厭苦銀不律亡賴使神氣飛揚丹元受障奈術譚虛無之道爲思借祖龍之焰斷之而顧影踟躕

忍不能決又適者僕舊業日專虛聲益譟羊肉不慕蟻而蟻慕羊肉將迎亦太廣矣有時焚香掩關無客戶外之屨少不自持輒舍我主人翁而靡然從之內宅未寧靈光不見何時可得痛生死乎斯志上之大痛已文字交遊而外他無足關吾方寸者以故雖處喧泗而不減逍遙更從聖賢口頭拾得回光反顧四字奉作津梁差爲得力恐與足下入處微不同足下深入善權廣化擺落脫灑近維摩居士辯才無礙第于實際處亦尚少爾然任道之器必歸足下矣无美

先生疏辭新命甚善衡苦其眷屬童奴亾不欲王先生爲大官者元美不可不自堅丈夫進退有據乃可辭於天下且無論大道即皮毛亦當顧惜也阮嗣宗胸懷故自暢賢嫂兩郎君俱無恙不

與殷無美

一夕劇譚自足千古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陽臺之神通刺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也

與呂麟趾

足下風骨秀異神情散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凌雲奏罷蓋一日而傾其都人及領理官出治謝眺青山雲氣在牕楹間神仙吏隱又何清絕也夫泰山千盤日觀萬仞仰出雲表下臨滄溟則必蒸爲丹霞結爲瑤草是太傅公之風氣亶厚也某不佞得與王吉士季孺稱結髮交而吉士與足下爲鴈行兄弟故敢託王君爲之容願奉盤匜進御足下足下所治青山下有故太史沈君典無論其標韻蕭踈天藻橫逸即忼慨義俠以千金散客以七尺借人亦大有古田光先

生腹腸者又性好丘壑雅眷煙霞在世世出兩足欣賞不幸異人靈物爲上帝所急一朝長逝于秋悲涼嶽瀆無光風雲氣盡伯喈傷神于虎士子期掩恨于山陽當其生時人拾咳唾家借姓名士歸之如雲瞥而銷沉蓬蒿生門徑蒼苔沒履綦而市人責收子母之息者時時在門詰人至此何知天道所幸有子孝廉溫美如玉修辭藻麗駸駸有先太史風而氣性沉著可喜太史有後哉不佞某與沈君義存伐木情兼女蘿淹棄三載且宿草矣生約彈冠效慚挂劍而太

史一棺亦尚在淺土相隔萬里日夜痛心足下好男子風流自賞慕義無窮幸顧念亡太史而收其遺孤是在長者僕與郡二千石及宜城長俱無牛平足下肯爲一致拳拳高義寥絕千載矣

與張淇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雕衆形智落天地而不能自御其炁籟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營六合死掩一丘起滅轉遷總歸流浪

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何異乎斯志士之大[illegible]
貴聞道也古來得道者或閟影空山或逃名城市或
迹溷穢殘而領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
心有無並遣情境雙寘容有六來郵常自若謂之至
人則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嘗恨筌鶴
不存金僊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吾世
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婁東先生
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存我度攀緣造
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即省事簡緣請斷自洪陽先

生始既而又念往從載籍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邊慕恨不得供爨下掃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躕退沮自失清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而屬趙汝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不可不蚤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失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腸回遂不能已某東海鄙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自喜江鮑徐庾幾負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人翻然

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爲人不設城府疎暢忘機
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迷本來頃從
二六時中覺照磨鍊亦既苦心矣而結習難除舊緣
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漚良足抱痛嘗默
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障業染深重頃思借
上清慧劒力斷之未能漏泄靈光耗損真炁害莫大
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蚤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
口文字葛藤不剪將蔓瑯邪則曰第令敷地剥落有
時夫人命短促俟河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沫前期

既失後劫難圖能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若濟苦海寶筏在茲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惟鑒其虛懷不惜鞭影請誓皦日佩以終身小詩四章仰塵聽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此容圖面質不盡拳拳

與蔡使君肖兼

滄海以東三神山在焉金銀爲宮丹霞爲垣元氣迴合洪波遶繞其盃有玉牀藥竈瓊芝琁草莽麞紫麟青羊白鹿高真上僊所居神區靈境不絕世路而世

路自絕高眞上僊時時與人接而人自不接僊眞東
又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高居寥陽之宮翠瓔之房
冠芙蓉衣雲霧清聲寥寥而朗誦金函玉書龍君坐
靈虛殿柱以白璧砌以青玉鋪珊瑚之牀褰水精之
簾深黑空洞電光隱隱靈妃龍女服氷綃躡珠履乘
月夜出海上人時有見之者大士住落伽山臺殿兀
立鐘磬孤懸篔簹栽于空中蓮花吐于海面佛燈神
炬白毫妙相大衆闉鞜川后震驚在內地則有金峩
雪竇四明洞天分東華之妙炁結人外之玄壤山川

盤鬱凌厲區中幽人棲止大都慕其窅深韻士也芬往往譚其神秀乃明公領郡得比儼然飈車煙轡作十洲三島長半治士民半治雲水亦愉快哉而明公固木難異姿煙霞遠韻風流文藻暉映東諸侯山川與人庶幾雙美時殘雪消凍條風扇芳麥秀草芋花事行盛明公以神明愷悌和其士民風俗回醇郡務清簡而使君稍乘暇日驅車露冕行春郊原酒尊茗椀而就嘉樹下聽黃栗留暢矣暢戾飛觴授簡恨僕不得載筆以從顧僕傴僂府中趣出騎款段蹴躃道

上每從揚塵堀堁中想江南之脩篁茂林青沙碧石未嘗不搓捏動魂也僕抱丘壑之心又缺經世之具紫衣金魚知非貴骨雲牕煙島差有清緣心公察之不夫心嬰好爵口述長林達者所嗤亦小子之大懼也明公澄湛暢朗足其此語故不敢以寒暄俗調仰溷清虛伏惟崇炤

與孫文融

不佞某不奉琛華之音八易伏臘矣此來日夜望見顏色屬足下方在要路津不敢燕見亦無從通一刺

以明相憶故人之義爲何寥絕若此足下光明粹白
志業已信上不負人主下不負友朋即邈若山河良
用愉快往歲北上爲王敬美寓人行久在敝笥未達
典書敬美訝無報音以殷豫章見誚僕答云銓曹公
尊重不敢自通須俟其一旦去重地乃敢前而奉常
清華差減昔日尊重然僕到門猶廩廩惴公餘威也
人倍不可以無官哉敬美書馳上械封漫滅矣足下
爲貴官而使故人引嫌至此蓬心未除可知僕近者
胸中有五嶽欲一澆足下長安一斛塵何時可得昭

言也

又與孫文融

適作八行致敬美書將發而婁上使者持元美元馭兩先生書至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華陽秘監遊于方之外矣詎宜以一官再出如九華山人宋齊丘也王先生上疏石隱哉吾黨應共成之必得請乃可渠寧恐不得請託僕爲之綏頰諸公間長卿故吃于口焉能爲元美遊說又穿識貴人面孔自念獨足下可告耳昔人有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王先生

抱影雲霞慕者未已豈其飛尚未冥邪君子愛人以德華陽句曲風華映人豈可使　聖朝而無若而夫哉事在足下幸亟圖之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

家若獅豸即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下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日神大王甚喜抱雲霧長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内君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喪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近（耗不）

與元馭先生

長安邇來議論太多譸張聚訟二三少年負氣言事慷慨至煩當事諸大老併力彈壓之似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二三少年徒空言耳發之當米之不當亦應

容之以開言路養士氣即不能容此一在事之臣折之足矣何至恐不能勝而合諸公之力以排之也多口哓哓謂是非有兩端僕以爲無有兩端也先生高翔寥廓兩耳不聞詎不快哉趙汝師真千仞之鳳其于含光守中尚未至乎其至持節南還遂有長往之興先生以爲是不不肖在風塵中無一精進虛生浪死良可大懼生平知愛獨有先生何以堅之汝師還便布數行不莊不悉

與徐大宗伯

阿行時某不能遠送旌于僅隨諸屬吏出國門拜馬首而別轉盼車塵天青日落雲樹蒼茫黯焉低回目窮心斷計行李日夜行氷竅中登頓跋履仄仄念之一入里門故山生色猿鶴相候雲霞來迎寓蠟屐于巖阿放蘭橈于水曲蹔釋重務返於逍遙其樂何言某自顧樗散謬辱鑪錘南宮娑娑數侍清讌若候芭之事執戟裴迪之在輞川鞭箠相使盤匜進御人生遭逢良足自慶不謂紫氣漸遠真人乃東中郎去來孤桐絕響司空不在劍鍔無光臨食廢箸徬徨以嗟

命之不淑可知矣邇者世路嶮巇人事翻覆瞿唐巫峽風波駭人言念吾師業脫纓紼徜徉林泉眷丘中之緣摭物外之賞松風入耳蘿月在懷真作飛天仙人之想又何問浮雲變態乎殷無美領夷陵以出東入桑梓便希區區屬某方抱病休沐崖略不莊伏蘄台炤

與房侍御

不佞某生幸與明公同鄉邑束髮而想聞明公之丰采至于今尚未獲奉大君子之末光頃前茅入都門

竊自喜進御有日乃馬號堀堁間竟阻色笑今者明
公持督學使者節出按南國南國之儁業已延頸跂
足日夜望東壁文星之照臨而不佞嘗領邑符吳會
則某固明公鞭箠下士也生平未借交左右似不得
輒有所關說第地方之事有人寃當雪公議當信既
未竟于前圖不無待于今日敢昧死爲門下陳之青
浦縣諸生郁某憓性粹溫天才俊朗物華國寶玉瓚
黃流既精博士家言兼擅古文詞賦洵東阿之麗藻
而南國之儁流也十三早遊鄉校二十累冠諸生兼

之丰姿秀麗器識端凝才美有聲行檢無玷家貧力學負米授徒上事寡母下撫幼弟人稱其孝友不聞他過往年因吳江縣監生某某肄業留都延某講藝郁生以貧故與俱某故貴介子弟頗負俠好飲郁某嘗累規之偶酒中與費監生者各使酒相詬遂至箠擊費生大受窘辱不甘泣訴大司成戴公通蒙訓責後司成密訪其事之始末彼時有惡郁生者乘機波及誣以同飲司成不察庭發其事謂郁生名爲講秉實同流淫留都及故鄉人士亡不知郁生之不在座

者耳目可采誠難掩飾不幸風聞于前任督學李公謂事發成均不假深察遂以荒飲論黜時某既憐人才復傷事枉當衆庭救首列其珪璋美材次舉其孝友大節監生作過與郁生何干今監生俱安然無恙而郁生反獨以荒飲論黜豈不冤哉又其寡母一生經歷萬苦撫育此子早歲成名今若使其青年才子錮盛世以終身白首寡婺廢辛勤于一旦誠可傷心以一官保之不足又加以八口長跽力請凡七起而督學之意稍回許某再加體訪別有處分無何而前

院梅墩邵公少魯周公楚石陳公皆力爲之言李公
見關說者多反懷猶豫本縣移文申復未蒙准行及
後細加體訪始悉究狀面諭某郡生之事果屬虧枉
已往無論候本院將行令本生自行赴訴該縣再爲
申理必全此生不意李公旋聞家喪倉皇南歸不及
了此公甚悔其事云且修書與新院王公賴彼煩事
不謂王公不久又以請告去使此生久沉泥塗而不
復其爲德不卒私心耻之今幸遇明公新膺簡命以
臨東南伏惟明公博大仁明士林山斗當明公旭日

方升之候是都生死灰復燃之時業開長安諸明公
已有憐郁生而爲之地者顧其事經某手水木本源
某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惟明公察某之至情固非率
爾搖其唇舌爲寒士作說客者干犯台嚴必罪必罪

# 白榆集卷之十一

東海屠隆緯真著

## 書六

### 與顧益卿

湯君高臥禪房不肯爲不佞屈僅得抵掌徜徉千古作一夕歡是時有采陵行酒湯生淋漓意色甚屬僕大笑措大眼孔小見么麼孌童便令銷魂籠絡英雄上須此一物足矣又何所貴頎長七尺美男子足下便何自稱之當是慈明向使君津津不休渠誤認作

金臺宮中吹紫笙玉童故也咄哉使君亦復津津嘗念石李龍鬚髯如戟低回櫻桃隆準公絕世英雄宛轉藉孺何況慈明與使君僕則學道人了空一切此物得之開之尊人馮太公今不妨便舉以畀足下又何難遣視使君塞垣也一童子嫣然騎駿馬持薄號走數百里致主人之命彊吏胡風吹面黃沙滿衣大是佳事旬日內當遣足下須以夜光杯盛蒲萄酒醉之蘭省客名過其實奔走都人而貧日甚牀頭酒錢空亡以留客有將門子以三十金爲壽求不佞居關

投幕府不佞利其酒資爲發一牘使君平頭奴留[illegible]
日以原檝返云使君且行部邊徼今遂已其事矣書
亦遂焚棄不復足聞于執事者隆中卧龍抱影人外
長吟梁父大是煙霞之姿不幸爲劉豫州募出驅馳
王路終天天年希夷公見中原有主退栖華山竟了
性命竹帛鐘鼎虛誤英雄不知凡幾足下高朗寥廓
道門白眉乃以材具爲時人物色而名根尚在雄心
未除恐不免終作李衛公郭代公輩中人而止石火
電光良可爲懼張肖甫司馬功略滿天地顛毛種種

矣不佞兩遺書勸之鄴侯晉國攜手同車淮蔡功成
綠野何時已見朝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僊骨張公
無所不荅獨無一字荅此語苦海溺人如此向見沈
公子道足下念先太史至矣此子一言一涕足下眞
古一片有心人令要離荆卿諸公在亾不斫頭陷胸
願爲足下死者雁門關前萬世德其人豪有氣可稱
同調足下識之不元美遂問泉石敬美尚不忘雞肋
心聞非久且膏車秣馬矣長安得此君來一溷亦快
人國家倚足下如長城銅焦鐵騎直老邊垂已爾何

時得奉顏色臨風長想

與姜仲文

不奉雙魚展訊足下半歲矣亦復久絕瑤華之音各在風塵紛輪蹲踏送盛年於雞肋鎖壯心於馬蹄可歎也不佞弟踈庸人上不能抗跡霞外抱一守中了性命之事下不能高議雲臺樹勳揚烈垂竹帛之聲空以三寸斑管自雄爲世人妄立文士品目生平所得他未必無可稱總之以雕蟲技掩即此一技又不能博收深造務極玄解一一當古作者譬之野火閃

爍流潦汪洋一瞬而已又性不善哎藏名過其實牘盈裴几門多履綦自握筆爲文而外往往以騎馬踉蹡銜杯譚笑奪之讀書精理時自知絕少目無六合胸無千秋而日取枵腹轆轤而出之文不程古語每師心當其神來光采橫射或瞥焉味盡意致索然所謂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而時人好以耳食謬相推許坐致溷擾削氣侵精每一念省悔輒思棄此敝帚逃於空虛而塵網罹人又忍不能決隙駒石火奈此流光何是不佞所爲臨食而歎仰屋而思者也足下美

如玉瓚溫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令歎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鹽車龍淵補履非其任矣一日之中焚香攤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鬢易老何時同問一丘共了大事追維歇馬彭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斷足下握節于外久矣楊柳雨雪征夫所嗟何時及瓜日望天末尊公負東山之望重矣竟眷泉石與冥鴻競爽乎身尚濁世名書上清宜其灰塵三事若遺

迹也嫂夫人好不老母荆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貴同年蕭氏兄弟鄒孚如龍君善董伯念俱與弟投分不淺而伯念以同舍郎迫隨更密獨足下離逖在千里之外今君善伯念亦東行矣足下對清風朗月頗念故人不何得耶然不將一字也伯念去便寓此箋以半歲無書不覺娓娓日不乏北來鴻可竟忘我爲

與元馭先生

張生來得先生手書知爾時且爲尊大人舉喪事荷鍤入山伐木負土在烏猶傷先生勞苦可知琅琊先

生遂得棲穩煙霞青山生色然而望眞人紫炁者未
已也威鳳高飛寥廓人思罻羅雞鳥日在籓籬過者
不盼夫物貴賤在所處矣不肖某淺薄徒以一片心
爲先生收錄日夜兢兢惟恐濩落爲知己羞二六時
中省身克己反照內視長懷靡及而風塵馬蹄瞀溷
不休性地未明結習未盡嘗念古來聰明男子不少
胸有千古筆有萬言或開口高譚性命仰墜天花忽
忽悠悠終成虛度而了緣證道賓於上帝者往往屬
之草野抱朴之賢塞兌含光以踐大道令寒山清夫

平叔桓闓與江鮑徐庾諸公競角文采不及明矣而了性命大事乃在彼不在此豈非以抱真守一者不散純白摛英掞藻者坐洩靈光也某雕蟲一技不加于人而自寶敝帚享以千金操刀欲斷忍不能下每念石火流電涕下如縻先生何以拯之南望屏息以聽吳興董客部開美士神情散朗貴能挹損慕比者同舍良友也以予告而南便修謁門下幸先生有以教之不盡欲語

與汪伯玉司馬

今海內駕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雄起田間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謂王氣家握靈符一旦事定功成眞人受命而羣雄煙滅祇爲驅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之有歸審才力之不敵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成敗異勢而其消折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章命世垂千秋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擁管修辭與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少哉乃卒歸煙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

有生存千萬言死不留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心者
夫真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帝河嶽英
靈含芬揚藻光映千秋若劉向動乎太乙徐陵識乎
誌公即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命也世有椎英雄雅
不嫺文辭曲護所短乃曰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
華夫麒麟凌煙之上豈必藻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
乃有文字明聖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令
麟凌煙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洛萬
神而其始乞靈于南嶽玄夷使者之文留侯以

三尺劒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授之穀城黃石金簡玉函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推英雄寧有推帝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琊琊與先生若麟鳳之爲百獸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終歸焉而他搦管修辭者即目營四海氣凌萬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除而止其東海鰯生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意念亦不淺矣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已銷亡長恐以一生心力而弁爲大軍前茅所驅將悉索敝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

決雌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虀粉爲天下笑將投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何何具須眉名夫也僕居嘗妄自衡度以爲丈夫生不能受命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毋爲留侯李藥師寧爲尉佗夜郎毋爲竇河西雖近倔彊不見事機亦磊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東海四十年而未通尺一門下比年以職事入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同心亦頗氣存彊項王先生賞其鶻俊惡其跳梁然未嘗不相歡也既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華

既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弁棄千秋之辭而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自藝事多疎而于大道尤茫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所好也初見灝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繼美化人之逍遙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者皆非其才力所任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慾漸寡是入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下事一切可已顧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

終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國衣冠而禀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亦自小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僕不能爲先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也者而戮以蒙鼓其不勝幸甚貴郡理龍君荆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抵掌大業可乎溷瀆清嚴悚息以聽

報董伯念

足下乘大艑東下布帆錦纜長笛短簫煙月滿篷牕

星河在鷁首凌空蹈虛快意可言弟自別足下風塵紛溷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繡襦簪珥向燕姬壚頭貰酒佐客歡客跳地仰天大呼浮白不知鮑宣家桓夫人耀首之具盡矣蘭省客亦大豪舉哉足下牀頭子母錢狼藉客亦不乏如平原大梁雲母帳下水晶簾前盡珠履紛襍然不如貧吏風韻更勝耳足下去後握手論心便頓減昔日人生眞自有相知不復可強宋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詹政叔苦爲曹長

所持不得一試史局僕舌爲燥心計使盡諸公亦多爲之關白竟不得請使人氣短今婆娑長安酒家狂如鼓吏殆非其眞面孔亦游戲三昧耳僕將爲柳肖甫益卿諸公書送之塞上而邊風勁甚未有貂蟬逡巡不發知足下念之金生在徐繕部家如鼠入太倉腹中日日果然飽欲炙貝君更落莫可念矣

與張大司馬肖甫

十一月二之日屠某頓首奏記肖甫先生有道門下某不佞以雕蟲一技鼓吹人代又生平持一片胖腸

推置人腹爲小吏以寬和廉潔媚於黔首又好采月旦清議扶忠直奬人倫都人士見以爲無他大過多暱就之達者謂不佞某有羶行物情蟻慕居長安歲餘無問縉紳逢掖通刺掃門屨長滿某亦傾身延奬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獸砥行修名亦以厭物免禍猶恐當事者以某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神簿牘送流光於馬號銷壯心於竿影鬢髮日短精已淪亾長恐一旦先朝露塡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炁保其餘年而老毋在堂妻少子

幼大載廉吏無家可歸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若是也名乃造物所忌交游將迎易招悔吝亦竊嘗憂之不謂一夫作仇橫肆不根遂摧頹至此也禍大奇矣方口語陡興舉國駭愕名公大人賢豪長者傾都而來視不佞扼腕慷慨義形於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諭諭無不爲不佞稱寃陛辭之日午門下環而觀者倏如堵城貂璫縱騎切齒伊人大罵陰賊挺下如雨公論如此而其迄不免豈非數哉然某得此最安

中足以長嘯而去無恨矣事業已住何復呶呶承明
公下問敢略陳其顛末西寧侯宋世恩恂恂雅如儒
生生平慕李臨淮之爲人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
賦顯名新從秣陵解府印還燕即託人爲介紹執贄
通刺願就講千秋業稱北面弟子不佞力謝不敢當
固請以兄禮事不佞不得已許之九月置酒張戲大
會賓客詞人無論縉紳布衣不下十數人不佞與焉
措大燕五侯之第酒酣樂作客醉淋漓狂態有之寃
哉獨不佞某不善酒亦不能狂當諸客豪舉浮白時

某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西寧凡兩觴不佞不佞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事時向人抵掌言屠先生幸肯與宋生通家乎又向不佞言徼天寵靈業蒙先生許某稱弟異日者家弟婦將扶伏拜太夫人嫂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語實未行也仇人欲甘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偵不佞行事無所得不佞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孽西寧者紈褲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仇又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採摘遂文致張皇其

辭嗟乎家僅一僮一婢何關渠家事而亦攜撫其中
邪其所誣衊姑無論事情即以理度之通乎不通乎
疏上　主上令廉訪其事廉訪而[illegible]無實狀乃坐伊
人挾仇誣陷而坐某以詩酒放曠兩議罷又及不佞
青浦之政嗟嗟上所置問疏中汚衊事爾業廉無之
伊人之傾險何辭而乃別求他細過令與險者同罷
邪又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
浦之政時邪一夫持論萬口莫爭斯其故不可知已
某歸已青山白雲紫芝瑤草焚香誦經尋真采藥何

事不可世路險哉心灰氣盡家有介推之母萊氏之妻白首林泉已矣何恨明公死生交義高千古人遠別長離此爲慘怛

答張質卿侍御

昨張居來制府書至道先生雅念不肖某不肖某橫被仇人中傷實爲無罪汚名業蒙當事湔白乃坐以酒過嗟嗟坐酒過應與傾險者同議邪凶德宵人無故而發難衊士大夫衊之而其事實即以其罪罪之衊之而其事不實則別求他細過此何故哉且苓被

誣之人與誣人者同罪何其輕重失倫是烏可長也人實醜就不肖天下大矣萬耳萬目寧可盡塗此其人必有可取一旦以仇人不實惡口必逐之而快乎即論酒德人之召不肖直以酒爲名爾以爲名也者先生察之不肖能勝鸚鵡杯幾杯又雅不善驩呼孟浪淹淹名理則有之必也坐以雕蟲一技不肖乃俛而無說矣世方以逐屠生爲快屠生返林間采芝種藥徜徉兩大藏作老居士亦足適曾無毛髮損獨如後世陽秋何此在事之責挂席乘風從此長往青山

是吾故人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隆以雕蟲一技竊負虛聲又天性寬仁忠信不侵然諾好急人之難揚人之善有此鑪行爲物情所歸居長安歲餘海內縉紳掃門通刺戶屨嘗滿隆不能掩關滅迹又重懼得罪于時賢傾身延獎務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獨立名行而了世緣亦以厭物情而免禍釁猶慮當事者以隆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神簿領髩髮日短精以銷亡長恐一

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形
保其餘年而老母在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
歸每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
爲人魚肉遂以至是也禍亦大奇請略陳其梗概刑
部主事俞顯卿傾險反覆天性好亂初入刑部構陷
堂官潘司寇排擠同僚提牢生事風波百出僚友疾
之如寇讎畏之如蛇蝎此通都士大夫所盡知也不
肖向待罪青浦俞以上海分剖隸治青浦暴橫把持
鄉閭切齒不肖每事以法裁之復因詩文相忌積成

仇恨比長安士大夫盛傳其搆陷堂官事不肖偶聞而非之語泄于俞大仇深恨遂愈結而不可解頃者西寧侯宋世恩新從留都解府印還此君賢公子雅好士慨然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名託友人爲介紹執贄通刺以藝文就正稱北面弟子不肖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肖不得已許之一日置酒張戲大會賓客無論縉紳山人同席不下十餘人酒酣樂作衆客盡驩豪舉浮白狂態有之寃哉獨不肖不善酒亦不能狂在門下所素知者當諸客淋漓

聽隆面壁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
神也西寧凡兩觴不肖不肖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
事頗號於人謂不肖與彼以千秋之業相砥通家之
好幸甚至哉又與不肖言屠君業以弟畜我弟婦何
可不一登堂謁太夫人嫂夫人座客多聞此語者而
山人布衣復好揚詡顯卿聞其事而生心焉又不肖
好從建言得罪諸公游居則杯酒相勞出則長歌送
行爲當事所不悅顯卿廉知其故益挾以爲奇貨一
則計圖報仇二則意在希合日夜偵不肖行事無所

得不肖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蘖近見有西寧交好謂彼紈褲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讎又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指摘遂肆誣衊張皇其辭疏入　主上下其事令廉訪了無實跡持議者乃坐顯卿挾仇誣陷而別求不肖詩酒跡狂細過及追論青浦之政謂放浪廢職并議罷嗟乎　上所置問疏中汚衊事爾廉訪既無端倪則伊人仇誣之罪偏重何辭乃別求細過又追論疏外前愆文致傅會而令被誣之人與仇誣人者同罷邪又及青浦

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浦之政時邪當口語陡興舉國駭愕縉紳臺省諸公傾都而來視不肖扼腕慷慨義形于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諭諭無不爲不肖稱寃　陛辭之日交戟外環而觀者倏如堵城貂璫緹騎盡傷不肖無妄交口而罵伊人以虜衆共擊之梃下如雨公忿如此而一夫持論萬口爭之不能得斯其故不可知已豈非數哉不肖奉老母東歸此去青山早還初服亦伊人之惠焚香讀書采芝種藥無所不可家無負郭

則有西山之棄瓢在已矣何言介子推有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顧念官可去而名不可汚不懼爲衆人所疑而懼爲先生所短萬一心迹不白他日何面同見先生所以不願叩丹陛披陳而急急向先生置辯伏惟先生道眼照察然不肖不能晦迹逃名以致游道太廣虛名累身爲造物所忌姦人乘之坐招悔吝眞道門所棄隆知罪矣從此以後披髮入山惟有痛加懲創匿迹收聲以自託于櫟社之材以求終不負大君子之教區區此心敢布諸門下不知門下尚許

之不隆業奉老母出守凍潞河之干待明春氷解揚
帆南下先遣一介奉問臨書悚汗

荅胡從治開府

嘉平月廿八日屠隆頓首奏記從治先生足下隆之
於雕蟲之技甚淺偶徼天幸竊虛聲海內又生平提
一片熱心腸行羶行爲士大夫所暱就比居長安戶
屨常滿殆罷於奔命年甫四十精已銷亡筆札口吻
鼓吹人羣座無君卿客稱不樂以故酒食嘉招亦委
無虛夕然生平雅不善麴君不能勝鸚鵡杯一杯兩

杯近奉天竺先生戒不御腥羶又性不解鼓吏諸君淋漓狂態淹淹名理則有之長安薦紳謂隆無他腸可近蓋絕不聞睚眦之傷徒以名過其實爲神理所忌又或是宿生之業一夫作仇風波陡起伊人業坐顛危而隆亦不免嗟乎身非宋玉口無微辭將以僕爲漢長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謂淳于先生醉一石而主人未嘗滅燭當魏其燕灌將軍時座客如雲童奴如雨朱門如海誰爲紅葉者其事寧須呶呶置辯哉柰何令被誣之人與誣人傾危者同罪也且詩

[illegible]神僊之罪與傾危同科邪雖然李青蓮十一直[illegible]
華十九臥酒家簪筆供奉能幾日中常侍一言逐矣
而屠生者令低回刺促龍鍾白首一蘭省郎余恐青
蓮笑人也所可媿者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百官
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爲黃冠人主賜鑑湖一曲至
親爲賦詩寵行古名士去國風流冠冕如此而不肖
乃布衣皂帽蕭然一騎出都門方之古人亦云不幸
苟以達人之眼覷之此皆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增
重秘監待鑑湖爲榮何名達士哉隆今歸矣以一官

還　朝廷以虛名還造化四明山上八牕玲瓏下瞰白波上擥海日則樊夫人丹竈存焉僕且側身從之願充掃除之役第恐山中亦有若伊人者復以樊夫人汚我奈何則請邀上帝而盟之千里相念書辭慷慨分義殷篤中心藏之復拜買山錢更謝鄭重臨風裁報惟有惘然時方倚公等救火知不能早抽身他日裴郭功成幸勿忘四明山中之約

答沈肩吾少宰

讀先生手書至理名言超超玄著如發石室丹臺之

藏矣攜歸山中能忘佩結僕廖廓之夫萬事擺落此
自得之天性非關學道偶遭此風波視之若浮雲幻
泡漠不與丹元君事一官雞肋豈千秋長住之物乎
爲恩爲仇亦是妄緣今屏居泬寥掩閭習嬾二六時
中著衣吃飯都不復記憶身嘗有官從何處來卻從
何處去伊人雖嘗橫肆貝錦亦久忘之即胸懷偶及
亦絕不作瞋恚想此詎便謂已到三摩地哉人間世
要自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此去鳥啼猿嘯水碧沙
明楊柳覆船桃花夾崖步步可憐故人當羨此行無

多設勞苦語三事在身先生寧得蚤脫苦海李長源韓雅圭亦是神僊中人願努力青雲之上三千八百蚤自圖之即此爲別

答王季孺

五言律五首字字超詣篇篇合作有神有氣有情有致殆難摘賞篋中夜光足詫波臣矣擊汰揚舲青春作伴此去水雲澹蕩魚龍瀺灂夢足落西泠若邪之間大自愉快眼前幻池去我久矣僕又作荅肩吾書云詎便謂已到三摩地人間世要自有此一等落落

穆穆人非關道力僕之脫去人我恬夷平等不下地獄種子方津津得意他日以見上帝可列清班以入史傳陽秋亦不知名士品目香山端明攜手同車足下乃欲鑿我混沌殆將何寶邪且僕生平亦有何彎池其身而今迴車改玉也所諭山水興長交游龐雜千秋名下士常態耳即今去此結習意將何營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下可悲田院若使一遭摧頹便改面孔何爲長公意致都盡僕此去保不爲惡耳不能便改名士面孔也足下忠我鑒其意即可

荅徐文卿

公子温朗如玉標韻泠泠胸懷平澂色笑可憙僕良所欣賞往在青谿猶以世法隔閡形骸頗疎一把臂都門遂成石契婁廻美盼數接芳筵桂馥蘭馨不覺其入矣風波陡興劒分珠剖岐路煙沙城隅雨雪能無悵而僕天下好男子朗月氷壺騶虞芝草自信其必然天下遠聽之士謂文人多輕薄以常理見度妄有品目則可至如吳會士大夫周旋之日久誰不相信而伊人忍肆口語一旦至此極顧影自照萬萬無

以取之必也索之宿世之業已爾以不肖一片肝腸伊人者莽不畏神理若此不祥孰大焉此業在人理之外了無足論而愛我者乃遂往往進藥石何也夫藥石云者謂其人既失之往事將以救其末流僕受伊人無道有何大謬而必圖迴車改玉也必欲僕鑒於伊人而力去其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絕町畦乃僕之所寶者維此耳今悉去之即何貴於長卿面孔哉且僕之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絕町畦胡至必應取伊人之侮若此不歸之命而歸之僕有

以取之曰戒其將來是莫酷於愛我者之言比之伊人更烈也行休矣僕今者以對諸公則諸公爲政他日謁上帝則僕爲政吐氣信眉當在此時今亦安能與人呶呶黑白乎四明若黛若邪如鏡芙蕖菱芡屬玉鵁鶄一朝歸而有之可使腹中一餐無飢而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請從此長往介推有言焉用文之

與黃白仲

會稽自神禹會萬玉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拓雄圖羅剎江上山川名壤申于越絕乃衍箭之號雖崇

騷壇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冕江左人論之
儁陽秋豔仰乃其辭藻何寥寥也王逸少大令神情
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技妙絕古今遂作書家麟鳳
而雕龍之章尚多媿色即世所傳蘭亭一敘非不楚
楚有致譬之小池流水野逕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
盡蕭統妙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
乃擷而不錄六代以後蓋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
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蟺盤礴大暢於白仲白
仲耶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奇也白仲

之才如泰岱五公少室三花青霞上結丹泉下走都
無塵凡色相淋漓瑰放神情並來僕結髮論交海內
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
觀白仲書法方之二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
其色態婉秀骨力勁爽縱橫大書驚蛇動魄亦可謂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之巨幅詩
既宏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偉神奇滿紙雲氣廣
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呼欣
賞天叫欲狂即欲作數語奉報屬有他客草草載書

既發而私心殊天閼不快者累日故復作此牋道本懷向往猶以筆不逮心未盡抒寫世有才若而夫而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也不佞業操深心欲載白仲南下同舟共濟提獎千秋乃復爲宋侯留不佞氣盡僕日挂帆長往矣留書以明相憶白仲自愛夫天豈虛生白仲哉并謝宋侯承隔雲水

答顧益卿

足下赤手撑乾坤不顧妻孥不問生產乃爲故人分

俸故人何以堪茹懋集留通州城五日已訂同舟之
約暫入京別游好再得湯慈明青春作伴更喜家田
叔乘一樓船北上僕今載以東還醝使者惠以郵符
長年鼓吹長途差不寂莫江苦獨行無友生爲侶今
得湯茹二丈同舟領略江雲海月嘯咏蒹蒼鳴櫓擊
汰遂忘其身爲通臣矣兩生酒德頗不淺舟中苦無
麴君停船日沽村醪恐不堪供吟嘯聞使君牀頭尚
多此物幸分數甕來湯君復別去想使君衙齋亦寂
寞政可焚香禮天竺見先生誦楞嚴法華跏趺坐對

了人緣內修淨業當在此時僕東歸便須葺一小菴作老居士生涯他日相思則有四明山中珍草可寄足下足下髮漸短矣早了三事圖英雄結局無空老風塵爲也

答詹君

足下入都門一日而傾其都人徵辭賦索筆札聞如雲矣昔李北海甫至長安長安道上每出聚觀者若堵城智永師以書法奔走一時鐵限爲敝筆塚成林古人好事大都若此足下淹道多聞提盜狐先登秋

壇意氣徜徉籠罩千古又發石函之藏探鹿苑之旨
名理精絕超超玄著足使深源吐舌支公却步故宜
豪俊傾心海內延頸雖然此皆大英雄人皮毛爾文
字筆札誠無與吾內真即名理機鋒摧倒一世居端
長吐五色寶蓮天女來獻花龍王聽說法終非有當
反障本來僕少疎暢中年不聞道而天性擺落輕於
世緣獨無奈雕蟲鼓吹虛名累身居長安交游酬應
不減足下猶自以了緣混俗照心煉性庶幾火宅蓮
花而讒人中之遂脫羅網僕於雞肋浮榮覷破思次

風塵馬蹄良所厭苦今者業徼惠伊人早還初服名山靈壤何事不了布帽青鞋又何戀乎而足下欲僕輕外齊物寶吾內真其尚懼僕作殿中軍咄咄書空態耶中軍名理如何一旦爲此舉止乃知口吻煙霞真無益此中毛髮事僕之輕得衷去人我絕仇恩要自得之天性非關道力然其歸欲常使逍遙灑脫用頭無日不揚是吾所實白香山蘇端明吾師也足下教我故是愛我深然或者未知屠生之生平故略吐露若此春流往庸南行甚快何從得與足下一把臂

論心臨風軫結佘宗漢眞寥廓士此公學道如以菜
作虀黃白仲之才如穆天子八駿非凡馬步驟與之
語道尚隔津梁然大自英物